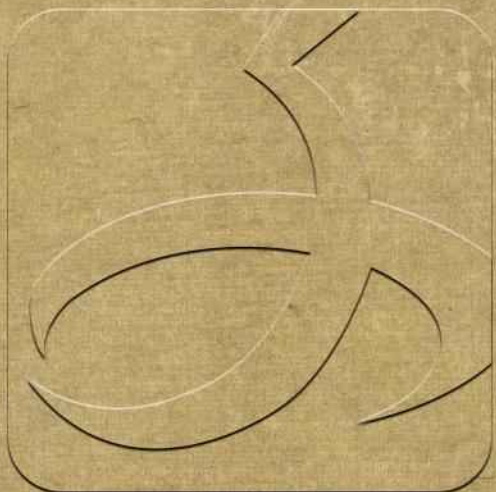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44.5357
3141
39



In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

半山

兩大司馬

三公知人 三則

達官騎驢

半山詩句

城內外諸水

守心戒行

盛伯年

傷逝 五則

象骨

古諸湖

師法

苦節

禮制 七則

小人

息土

飛盜

俞道婆

山中白雲

吉甫佳句

4222482

4222482

服飾

王荆公墓

石城

郡圃老卒

王逢原鍾山詩

掘河得甲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無盡頌古

腰玉四人

公孤

諸寺奇物

仁宗皇帝御筆

八則

御筆藥方

佛面竹投壺

沈氏鴨

趙徐二公

塔影

俚曲

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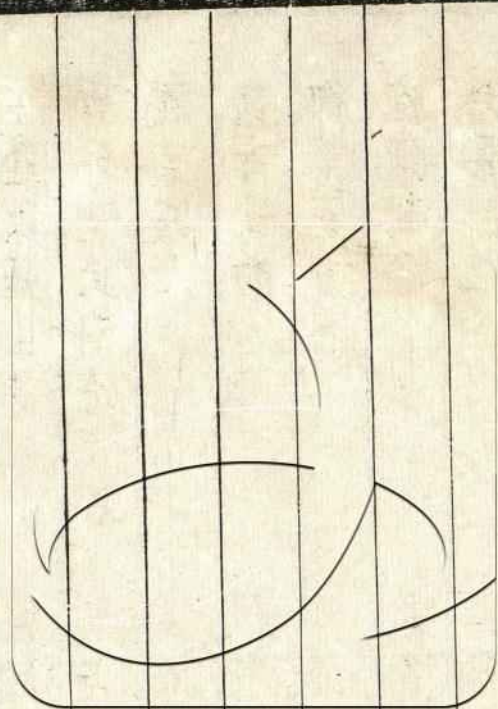
酒 三則

茶品

魚品

果木移植

紀蟲 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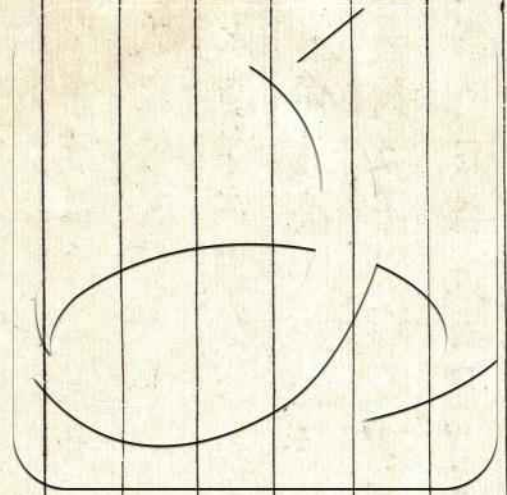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終

客座贅語

卷九目錄

二



客座贅語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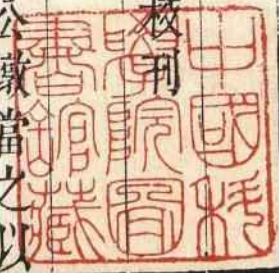
明江甯顧起元輯

半山

王荆公半山寺或以今之永慶寺傍有謝公墩當之以
 公我屋公墩之句咏此夫半山以城中至鍾山政得其
 半故名若永慶寺在宋江寧府城內西北與去城至山
 居半之說不侔且公半山園詩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
 園囿又次吳氏女子詩自注南朝九日臺在孫陵曲街
 傍去吾園數百尺據此公居豈在冶城後邪今大內東
 長安門外有河出於銅井井穿城西入引外壕水穿宮
 牆入御溝井傍有半山里里有一墩父老言此是謝公



春官校刊



墩而半山里正以舊爲寺址名也友人沈文學秋陽偶過爲余言積疑頓釋爲之大快蓋宋江寧府城止於今大中橋之西大中橋舊名白下自橋至鍾山計銅井傍之半山里正當其半且既有土人名字其爲荆公居址無疑徒以今都城改拓遂埋坳不顯士大夫以登眺所不及故亦不知其名猶賴有艾老之言在也

兩大司馬

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旂應會試揭曉之日五鼓尙未
有信時無人走報故也同鄉王公做官大司馬業先知
之當入朝過襄敏公寓因叩門謂襄敏從者曰汝主人
已第矣我是先報汝主人後日官當似我後襄敏公竟

官至大司馬代曾公銑出鎮三邊王公之言遂爲左券
且兩公皆腰玉而王公以是年六月解官歸

三公知人 三則

金都憲公澤名能知人王襄敏爲諸生時公卽器重之
贈以己所服金帶且語之曰子異日名位當似我也後
王公貴果如公言

顧東橋先生撫楚時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年甫十二三
有雋才公大爲賞器嘗因試對句解所服金帶贈之且
曰子異日何但繫此帶聊以見予期子意耳且出少子
峻與結世好曰異日貴幸勿相忘後文忠公官政府感
先生知因公在日被讒特從部議予祭葬官峻爲上林

苑監事

李遠菴先生官浙時海鹽鄭端簡公曉爲諸生先生大奇之許爲國士曰子必舉解元已鄉試果以第一人赴公車謁辭曰先生勉之曰此行仍當舉第一若第二人則勿予見也已端簡公舉第二人歸逡巡不敢見先生端簡公後官南曹欲贈遺先生憚其方嚴不敢啟口嘗令夫人手製布履一雙袖以贈先生逡巡不敢出先生疑而詰公乃曰門生婦自製一布履奉老師耳先生乃笑而受之其貞介如此

達官騎驢

劉清惠公以僉都御史守制家居出入衰服騎驢各衙

門士大夫有不知而前騶誤詞之者公性頗下往往厲聲色愧其人而去前輩居鄉體貌簡易乃爾不獨居鄉然也湛甘泉霍渭厓二公爲南部尙書常同訪鄧訓導德昌於府學中至則屏騶從角巾野服同跨蹇出南門外盤桓佛寺中論學至暮而返其在今日則萬萬無舍車而騎者若大老爲此人必以失體誚之矣

半山詩句

金陵國朝建都後宋以前遺蹟多不可尋矣宋之居此而賦咏最多且傳者毋如玉荆公今檢其集中詩題係金陵地名者計一百三十六首就其詩中有可使百世而後髣髴見當日形勝者如招呂約之職方有曰往時

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尙餘竹池塘三
四月菱蔓芙蓉蘂蒲柳亦競時冥冥一川綠如示元度
有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
漱如游亭有曰朝尋東郭來西路歷游亭又有曰西崦
水冷冷汾岡有游亭如遊土山示蔡天啟有曰定林瞰
土山近乃在眉睫誰謂秦淮廣正可藏一牒如遊入功
德水有曰寒雲靜如癡寒日慘如威解鞍寒山中共坐
寒水側如思北山有曰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
白蓮菴迎我青松路如謝公墩有曰走馬白下門投鞭
謝公墩井逕亦已沒漫然禾黍村如次韻約之有曰魚
跳桑柳陰鳥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令宅故人

耽田里老脫尙方曷開亭捐百金於此掃塵跡我行西
州旋稅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息如醉王濬
泉詩有曰宋興古剝今長干靈躍臺殿荒檀欒二泉相
望棄不濞西泉尙索三石槃如東門有曰東門白下亭
摧甃蔓寒葩淺沙棧素舸一水宛秋蠅翰林謫仙人往
歲酒姥家調笑此水上能歌楊白花如遊章義寺有曰
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鑣拂榻寄午夢起尋北山椒如
飯祈澤寺有曰駕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白梅蕊長
林黃柳芽短筇箸沙際來畧約桑間斷如乙巳九日登
治城有曰欲望鍾山岑因知治城路躋攀隱木杪稍記
曾遊處如雨花臺有曰盤互長干有絕徑并包佳麗入

江亭如過法雲有日路過潮溝入九盤招提雪脊隱雲
端如光宅寺有序曰光宅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隔淮
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又曰今知光宅寺牛首正
當門如憶金陵有曰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
堂如示報寧長老有曰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
高秋觀此諸什當日名蹟鬚鬚見之蓋自國朝以鍾山
爲陵寢後湖爲冊庫而拓東門城至鍾山如青溪潮溝
燕雀湖遂皆無復有蹟可睹以故半山詩中所紀多歸
幻化古稱桑田滄海豈不信哉

城內外諸水

留都自秦淮通行舟楫外惟運瀆與青溪古城壕可容

舩艦往來耳然青溪自淮清橋入至四象橋而阻運瀆
自斗門橋入西至鐵窗橋東亦至四象橋而阻以其河
身原狹又民居侵占者多亦爲堙塞也頃工部開濬青
溪運瀆其意甚趨然此河之開塞僅城中民家利搬運
耳若郊外諸湖堙塞旣多秦淮源遠而受水復衆溯秦
淮之發源一自黃堰壩而東上抵句容之南門一自方
山東南上抵溧水其諸水相灌注一支遶方山東面上
抵彭城山一支自張山上溯金陵鎮過馬家橋抵橫山
一支西抵後乾橋一支西抵陳墟橋一支自上方門外
小河東歷高橋門抵滄波門郭內一支自濶子橋南上
至天界寺此皆可以行舟楫者而久爲田地侵蝕遂多

狹窄且易淤墊唯此諸河不通以致伏秋水漲處處梗
咽蓋溧水溧陽句曲諸水惟一秦淮爲之尾閘夏秋江
潮盛大上壅下泛無支派分洩所以近年留都時苦水
而鄉閭尤甚正坐此耳若當事者肯慨然議爲挑濬或
令傍河有田地者計其畝數長短幫出工值委兩縣五
城官分程督濬功成之後不但支流分派水無氾濫之
憂而鄉民往來搬運舟航所至所省財力無限關係國
賦民食者非輕此當今首宜講求者當事者以身在城
中目所不經未及區畫不能不望於爲國家計根本者
也

守心戒行

守心住弘濟寺之法堂戒行精嚴人心翕然歸嚮之原
貫關陝人有妻子中年捨俗出家身願而清癯余於甲
申年見之時年七十許矣已抱病守木必慈悲之意可
矧也弘濟僧言守心所度佛像曾爲鼠嚙守心見而嘆
曰畜生哉它豈不足而噉而殘我像耶旣夕而鼠之伏
死像前者數輩法堂後山壁峭削中開一洞深數尺許
因搆小屋附之守心日夜趺坐其中一日命移坐具出
衆莫喻其故至夜三鼓石壁忽隕其半小屋糜碎矣人
以爲守心習靜久能前知戒生定定生慧理或然也後
示寂就法堂右茶毘之時西風方壯青烟一縷逆風而
西或謂此守心往生安養之驗也塔於寺之傍守心道

名甚著流聞掖廷兩宮皆有經幡之賜中使親捧致之云

盛伯年

盛文學敏耕字伯年自號壺林仲交先生子也少有風貌博聞彊記所為詩古文辭奕奕負雋聲嘗讀書永慶山房與余上下議論後同纂江甯邑志多出君手筆以潦倒名場不得意居恒邑邑晚乃稍進酒博以耗其雄心久之遂卒弱侯先生故與君同研席推服君不容口為草墓志極惋悼之致嗟乎自國家以博士義取士高才生因此者多矣士之懷瓊琰而就煨塵者獨一伯年也與哉

傷逝

余少而癩慢厭造請即梓里交游可屈指計然以文心墨韻時通往來頗諧稔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盡矣自薦紳以迨韋布自長老以及行輩存者十不一二暇日追憶逝者不覺喟然傷焉因以詩學詞曲書法畫蹟四則疏列其人稍叙生平姑以異日

詩學

余伯祥孟麟

祭酒著學士集

王元簡可大

太守著三山彙稿

姚叙卿汝循

太守著錦石山齋稿

沈孟威鳳翔

給事中

李士龍登

知縣治城真寓稿

顧元白顯仁

大參

周長卿元

知縣長卿集一卷

張孚之文暉

太守

客座資語

卷九

七

後序
卷九

盛伯年敏耕

文學

焦茂直尊生

貢生有詩一卷

焦茂孝周

孝廉著說楷十卷

葛雲蒸如龍

文學有竹護齋稿

陳延之弘世

文學著陳延之集

張國度振英

文學

謝文學黃鍾

文學著陰

汪雲太鍾英

知縣工四六

翟德孚文炳

文學符解金剛經解

何公露湛之

參議著疎園稿

何仲雅滄之

御史著足園稿

王爾祝堯封

太守著學惠齋稿

馬元赤電

山人有遊梁記

李半野世澤

文學

李惟寅言恭

著青蓮閣貝葉齋二稿

柳陳父應芳

山人著柳陳甫集

朱王孫慶聚

王德載元坤

揮使雅娛閣集

詞曲

盛伯年敏耕

工小令

段虎臣文炳

文學著小令

張治卿四維

文學傳其雙烈記章台柳二記

黃上舍方儒

文學著花軒詞小令

陳蓋卿所聞

文學又選南北詞記

書法

王元簡可大

行草

姚叙卿汝循

真行

余伯祥孟麟

真行

金立予光初

舉人知縣

李士龍登

真行草鍾鼎小篆

羅惟一萬象

文學草書學懷素

姚封公之裔

真行學松雪

金後林殿

小楷師文徵仲

李惟禮寧儉

太學臨淮公子

沈孟威鳳翔

草書

焦茂直尊生

真行

卷九

卷九

八

張孚之文暉

真行

葛雲蒸如龍

楷書學歐陽率更

何公露湛之

行草法二王入品

何仲雅滄之

行書得晉人意

張固度振英

真行學李北海

李半野世澤

飛白

林乳泉景陽

文學真行

郭成也惟誠

太學真行學朱射陂

畫蹟

何仲雅滄之

山水蘭竹

朱王孫慶聚

山水小景

王潛之元燿

藩幕山水

胡可復宗信

山水

吳季常繼序

中書流寓休寧人山水佛像

馬元赤電

山水大幅

方樵城登

水墨山水

朱元士之士

山水花卉皆有生趣而花卉尤工

象骨

萬曆乙卯仲冬工部尙書丁公興工濬古宮城河至內橋有象頭骨一具不知何時埋沉於下非國初則南唐時物也南唐此橋爲金水河不宜棄死象骨於內國初置象房於通濟門外有死者其骨又不應埋瘞於此橋殆不能定其所繇也

古諸湖

金陵前誌諸湖近皆堙塞今獨後湖與莫愁湖在耳其遺址可攷者燕雀湖一名前湖今大內後一半是其地張陣湖在石頭城迎擔湖在石城後五里蘇峻湖本名白石陂在迎擔湖北穩船湖在金川門外今水門內是而陳魯南南畿志言在佛寧門外恐非三岡湖在滄化

鎮關東南攝湖在攝山之側太子湖夏駕湖在丹陽鄉
半湯湖卽今湯泉葛塘湖在今葛塘寺白家湖在今鳳
臺門外十里其白米湖烏意湖西干湖劉陽湖白社湖
三城湖婁湖梁墟湖高亭湖石劫湖河湖笮湖銀湖白
都湖類堙爲田地其名聞有存者而不可攷矣

師法

數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師道以訓弟子如李翰峯焦鏡
川董侶漁趙高峯黃龍岡諸先生皆方嚴端正不爲苟
合謀藝勉德彬彬有條經書性鑑歲必一週優劣勸懲
肅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門文行皆有可觀主人尊敬之
如神明少不合輒拂衣去其弟子亦敬而愛之卽旣貴

顯老大悛悛執禮惟謹毋敢慢也後或富實之家纔有
延師之意求託者已麇集其門始進旣不以正矣旣入
館則一意阿狗主人之意甘處褻瀆而不辭甚且市驩
於弟子恐其閒我於父兄一切課督視爲戲具矣又有
一種黠者誘其弟子結納顯貴買鬻聲名夤緣考試以
蠱其主人嗚呼師法之不嚴至此極矣先入者爲之主
欲求弟子之卓然有立可不慎哉

苦節

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窮爲第一義故昔人有云咬得菜
根定百事可作又云須是硬脊梁於事始有擔荷呂與
叔詩曰逢人便有求所以百事非吾鄉前輩如顧憲副

客座贅語 卷九
璪李憲副重邵侍御清皆趨操嚴冷生事蕭條處人之
所不堪而皎然自好霍尙書韜常以廢寺田贈李邵二
公皆峻卻之顧公至其兄尙書餉以米亦謝不受也清
風素節非古之吳隱之范史雲莫能臻其方矣開國以
來士大夫風流文雅名譽事業故不乏人得此數君子
者尤爲囿園之責吾於此有深慕焉

禮制 七則

冠禮之不行久矣耿恭簡公在南臺爲其猶子行冠禮
議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
緜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然冠禮文繁所用賓
贊執事人數甚衆自非家有大廳事與力能辦治者未

易舉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沿俗行禮草草而已
留都婚姻亦備六禮差與古異古禮一日納采二日問
名三日納吉四日納徵五日請期六日親迎今留都初
締姻具禮往拜女家日謝允次其儀日小定將娶先期
具納幣親迎之日往請日通信納幣日行大禮將娶前
數日具儀日催妝至日行親迎似以小定兼納采問名
通信卽請期第先後不同耳古俗親迎有弄女壻弄新
婦障車壻坐鞍青廬下壻卻扇等禮今並無之唯婦下
輿以馬鞍令步日跨鞍花燭前導日迎花燭彷彿舊事
婚禮古以不親迎爲譏留都則壻之親迎者絕少惟姑
自往迎之女家稍款以茶果婦登輿則女之母隨送至

婿家舅姑設宴款女之母富貴家歌吹徹夜至天明始歸婿隨往謝婦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婦之廟見與見舅姑多在三日按家禮婦於第三日廟見見舅姑第四日婿乃往謁婦之父母蓋謂婦未廟見與見舅姑而婿無先見女父母之禮也此禮宜復但俗沿已久四日往謝衆論駭然議於第二日晨起子率婦先廟見拜父母舅姑而後婿往婦家拜其父母庶幾得禮俗之中矣

金陵人家行聘禮行納幣禮其笄盒中用柏枝及絲線絡菓作長串或剪綵作鴛鴦又或以糖澆成之又用膠漆丁香粘合綵絨結束或用萬年青草吉祥草相謝爲吉慶之兆攷通志婚禮後漢之俗聘禮三十物以函糶

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粳米蒲葦卷栢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驩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凰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腸燧鑽凡二十八物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東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儀不足書按此則今俗相沿之儀物固有所自來矣酉陽雜俎言納采九事曰合驩曰嘉禾曰阿膠曰九子蒲曰朱葦曰雙石曰綿絮曰長命縷曰乾漆九事皆有詞各有取義

近代喪禮中有二事循俗而與古反者沿流既久遽難變之其一曰服古人遇死喪凡應服某服者或內親或外親人自製其所應服之服哭之交友之知死者知生

者亦不以罔冠色衣而傷且弔蓋哀感在心故必變服以臨之耳乃今自同宗外凡應服者必喪家送布始製而服之不送卽應服而罔其冠色其衣者有矣甚且喪家力不能送共以詬厲加之而大家復有破孝送帛之事破孝毋論何人但入弔者卽贈以布或絹有生平不一識面聞名爲布而弔者矣不知變服志哀乃衷之旗心旣不哀服於何有且送而不服尤屬無謂至送帛則本不爲服直以幣帛將孝子之敬爲酬酢而已向大鴻臚海州張公嘗言送帛非禮余心韙之其一曰奠始死而有奠記所謂餘閣者也成服後諸祭皆主人自爲之其在姻友直有賻襚賄已耳賻以錢帛襚以衣服賄以

車馬皆以助斂與殯之事賓客至有喪者之家哭之弔之奠此物而已奠者置也置其物於前也今則賻襚之禮閒有行焉賄則江南絕未聞者乃代爲喪家致祭屠割羊豕崇飾菓蔬糗糒餼餽寓錢楮幣之類填塞於庭客乃爲醑酒致敬夫醑乃主人之事賓客乃代而行之知禮者謂宜於送孝上祭一切止之惟有服者人自製而服以示哀感變當之意其在賓客第行賻襚以助之或貧者出力以佐其事祭悉輟而不舉庶使喪主人不苦於送布之紛紛而賓客亦不爲此無益之糜費是亦從禮從儉之一端也

喪禮之不講甚矣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祥有期之喪

猶著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為怪閒有守禮者恐矯俗招尤不敢行也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為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遭喪即期功亦宜示稍與常異如非公事謁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即赴亦不聽聲樂不躬行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幾存什一於千百也

軍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即大臣非恩賜不敢用舊時吾鄉凡有婚喪自宗勳縉紳外人家雖富厚無有用鼓吹與教坊大樂者所用惟市閒鼓手與教坊之細樂而已

近日則不論貴賤一槩溷用浸淫之久體統蕩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競也

小人

隆慶中吾鄉金漢泉公官別駕歸携海上所漂小人二以方籠參之其一老婦一男子蓋母子也長尺許聲啞嘶如燕子久之子死其母哭之亦知索白布裹其首若成服者後亦死金之女為余內兄王孝廉肖徵妻妻家多見之此前史所謂婦人又小人國海鶴可啄而食者也

息土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鴻水息壤者羅泌路史云息生之

客座贊語 卷九
士長而不窮故有息名漢時臨滌地涌六里又無鹽危
山土起唐江陵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
又椰子所言龍興寺地在永州地如負甕而起皆爲息
壤王襄敏公家廳事與內寢中兩楹間有土墳起長可
三四尺許橫可數寸許平之輒復如故至今所發磚石
崛起枳人步其家本任其自然不爲修治也余嘗謂古
人文字與雅意息壤乃土之能生殖者鮫不合竊決壤
之爲隄防以禦鴻水此戰國曲防之所由始也以專復
自用不聞於上故曰盜正如補天之說豈真如書所載
奇詭至此哉今觀襄敏家地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不得
輕疑昔人之論爲妄矣

飛盜

萬曆戊子己丑間留都有飛盜其來也不繇門竇僅於
屋上揭瓦去椽垂縹而下有盜人樓閣中物經數月主
人猶不知者甚苦其盜而緝捕不可得後乃爲其僕所
首其人姓周居南門之大街衣冠車從若大家然亦與
士大夫往還夜從其家登屋步瓦上若飛而無聲其子
尤狡黠矯捷手持尺木點地卽牆檐高一二丈已躍而
上矣問得其情斃於獄其子竟先逸去終已不獲常見
友人被盜處屋瓦揭動數尺而土灰無至地者亦是奇
賊

俞道婆

宋金陵俞道婆得佛法參瑯琊起和尚婆賣油糍爲業
一日聞貧子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
洞庭湖忽然契悟拋油糍於市其夫云你顛也婆打一
掌云非公境界乃往瑯琊起印可之後凡見僧便云兒
兒纔擬議便掩卻門時珣佛燈在勘之婆見便云兒兒
珣云孃孃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躡倒云將謂有
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云兒兒來我惜你則個珣竟不
顧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云日月面虛空閃電雖然
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山中白雲

友人周吉甫名暉有雋才爲諸生制義多恢奇久而不

售遂棄去隱居著書蕭然有林下風所著金陵瑣事南
都文獻之遺多所徵信深爲名流所許乙卯冬投余山
中白雲一卷多見道之言如云清事不可著蹟若衣冠
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良飲食必求異巧此乃清中之
濁也又云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醪適心知聚首
偶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伴侶相約真乃快
意事又云向平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語尙有計較
未能脫然於富貴貧賤之外又云對明月照止水便懷
澄慮世閒無心之物能使人亦無心也如此它如此類
甚多誦之使人泠然自盛仲交之後便當推此君爲隱
士之傑矣

吉甫佳句

吉甫春日移居詩其警句有二寂寞徒供笑烟霞不受
嗔又云綠尊堪累月青鏡不藏年又云聞道晚知淺結
交貧覺深又云煮茗烟凝榻彈琴月到門又云半酣疑
有得多病掩無能又云酒醒雙燕語病起亂花飛又云
嘯月野情淡眠雲春夢寒此等句置之錢劉集中不復
可辨吉甫又常曰文章詩句貴有山林氣讀其詩殆無
媿斯言矣

服飾

留都婦女服飾在三十年前猶十餘年一變邇年以來
不及二二三歲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

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髮之飾履綦之工無不變易
當其時衆以爲妍及變而嚮之所妍未有見之不掩口
者宋周輝清波雜志言輝自提孩見婦女裝束數歲卽
一變又趙彥衛雲麓漫抄載清微子服飾變古錄尤備
乃知國家全盛之日風俗類然然變易旣多措辦彌廣
人家物力大半銷耗因之有如宋仁廟之禁銷金真珠
白角長冠子亦輓回靡俗之一助也服舍違式本朝律
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爲嚴備今法久就弛士大夫間
有議及申明不以爲迂則羣起而姍之矣可爲太息

王荆公墓

志稱荆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

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
責知歸州經過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
寺問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
荆公墳者此可以知荆公墓地所在又因以知宋時士
夫行役亦駐止於僧寺與今正相似也

石城

南都城圍九十里高堅甲於海內自通濟門起至三山
門止一段尤爲屹然聚寶門左右皆巨石砌至頂高數
丈吾行天下未見有堅厚若此者也陸游老學菴筆記
言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其受敵
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

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按志言國初拓都城自通濟門
東轉北而西至定淮門皆新築通濟門以西至清涼門
皆仍舊址然則前所言堅固巨石者當猶是景之遺植
也

郡圃老卒

宋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
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
念珠元老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元老異之呼至室
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
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
有道之士此曹特覲公惠耳元老曰能傳我乎卒曰正

客原齋詩 卷九
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內人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奈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圍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元老大悵惋數日感疾遂卒此墨莊漫錄所載近郡邑志紀方外異人都不之及此卒內韞至丹外控廉而藏名真古之有道者歟

王逢原鍾山詩

王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詩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仰躋蒼厓巔俯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我輩所

及遂閣筆東坡賦鍾山詩荆公亦依韻和之而謂其峯多巧障日江遠若浮天之句爲非人所及至指案上研與東坡聯句纔見坡翁巧匠琢山骨一語遽爾輟吟此不獨見古人服善之勇亦是善用其長處勅敵在前務攻其堅用兵者所忌也

掘河得甲

萬曆戊戌改造文德石橋掘橋洞下土得舊璣子甲二領今丙辰大司空丁公濟秦淮河於此處又得璣子甲一領銅鍾一口意是當年戰爭時墮水中者今挖掘始復出然它處俱無所得獨此橋下數見之不知何也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濬溝掘地得斷碑
一片其一面有字言是曹仲元畫山水人物樹木有
樵夫擔柴柴上懸一小籠籠中有雀又有擔衣篋前行
而後有駕牛車者又有岸晒漁網小舟橫於水中最爲
精妙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人物門妙品有仲元言
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工畫佛及鬼神仕南唐李
璟爲待詔仲元凡命意搦管能奪吳生意思時人器之
仲元後頗棄吳法自立一格而落墨緻細傅彩明澤璟
嘗命仲元畫寶公石壁冠絕當時故江介遠近佛廟神
祠尤多筆蹟今此固其一也其一面爲武洞清筆畫有
優曇樹下立一峯石前一古佛手持經卷止一半身其

餘缺壞矣按洞清乃武岳子米芾畫史稱其作佛像羅
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
動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洞清亦南唐人也二
子遺蹟世無存者今乃從地中斷石得之豈非畫史中
一段嘉話耶曹畫所題字不在上亦不在下畫脚與字
脚相對刻之今代亦無此式也

無盡頌古

張無盡在江甯府戒壇院闕雪竇拈古至百丈參馬祖
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日審如此言臨濟
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聲入鬪體三
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嘗舉似平和

尙平後致書與無盡日去夏閱臨濟宗派深知居士得
大機大用乃求前頌稿無盡再以頌寄之云吐舌耳聾
師已曉捭胸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
普化顛時大觀三年也

腰玉四人

南京文臣官一品繫玉帶者惟太子太保王襄敏公以
斫一人而已又王公啟正德中官太子少保兵部尙書
亦以管理戎政賜蟒衣賜玉帶又公爲給事中時與前
倪尙書謙今朱宗伯之蕃皆以使朝鮮賜一品服計二
百四十餘年南都之得繫玉者生前惟四公而已

公孤

南都文臣未有生而官公孤者在親臣中則有之惟上
元人王源以純皇后兄正德中以瑞安侯加太保又加
太傅源弟清弘治中以崇善伯加太保江甯人方承裕
以孝烈皇后弟嘉靖中嗣安平伯加太子太保又加少
保若東官孤卿在親臣中則上元人夏儒以毅皇后父
嘉靖中以慶陽伯加太子太保在文臣中惟王公以旂
以兵部尙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太保倪
公岳以禮部尙書改吏部尙書王公做以兵部尙書周
公金以南戶部尙書梁公材以戶部尙書加太子少保
而已其贈官惟前王源贈太師倪公岳王公以旂贈少
保王公做周公金梁公材贈太子太保倪公謙以禮部

尚書童公軒以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諸寺奇物 八則

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婆力叉經長可六七寸廣半之葉如細猫竹筍殼而柔膩如芭蕉梵典言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寫字貝多婆力叉此翻葉樹也經字大如小赤豆旁行蠕蠕如蟲豸不識其爲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其木如杉而紋細緻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已記又言此貝葉經保護可六七百年

祖堂幽棲寺有歷代祖師像黃貞甫膳部命工臨摹載歸天竺供養

牛首弘覺寺禪堂有丹竈投以薪火風自內生甚熾烈須臾爨熟如去薪火卽止

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攜至每夏閒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

方山定林寺有乳鍾卽所稱景陽鍾也鍾有一百八乳乳乳異聲故名乳鍾又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鞞者

天界寺有佛牙潤寸長倍寸之五萬曆中僧人眞淳獻之尚書五臺陸公公因具金函檀龕盛之迎供於寺之毘盧閣牙得之天台山中

永慶寺有古藏經板刻工雅紙色古澹非宋刊則元刊也較今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函函之今俱爲人所竊

去無復存矣

靈谷寺有寶誌公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三十三天昆侖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濶如之齊梁時物

仁宗皇帝御筆

院判蔣恭靖公用文家藏寶翰一巨冊乃恭靖在太醫院時仁宗皇帝居東宮示病症取藥御筆也字真行相閒彷彿趙松雪體而圓熟秀勁中有正字號順字號親字號所患云云似是宮掖中人不直言故密以字號言其病耳前書後有年月用硃筆押押字形爲元多用印章曰東宮圖書曰東宮之記曰大本之堂曰肅清精密曰謙光曰緝熙曰中和小印曰印完又一圓印徑可

寸許內作雙龍形象而書語溫厚款曲藹然家人父子然使人感動當時君臣之間親洽如此自後九閣日高卽臺閣大臣得此以爲異典矣

御筆藥方

仁宗皇帝與恭靖札其一馬烏肝丸馬鳴肝卽晚蠶沙五月收者揀淨炒至烟起用半斤大草烏二兩入灰火內逼烈取出用布袋打去皮尖右二味爲細末酸醋煮糊丸如梧桐子大其一下元似利不行裏急下墜大便後肛口如火悶塞痛楚煎服秦艽當歸湯而愈其一阿魏丸沉香一兩木香二兩砂仁二兩白荳蔻一兩三稜二兩蓬朮二兩青皮二兩陳皮二兩香附子二兩蘿蔔

子一兩炒紫蘇子一兩桃仁一兩炒黃連二兩吳茱萸
二兩湯泡同炒去茱萸阿魏六錢醋煮右爲末麩糊爲
丸如梧桐子大

佛面竹投壺

嘗同卜六兄鼎吉之華嚴寺寺有僧度一投壺其座高
三尺餘上以竹爲壺竹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紋皆
斜抱而尖上與恒竹弗類問其何名曰此佛面竹也壺
乃江右一王府中物又有蟠松二株幹形正赤而翠葉
如針葱菁可愛

沈氏鴨

友人沈之問虎林人流寓南都家於驍騎倉之傍家畜

二鴨蓋雌雄也一日家將烹其雄豫以籠罩之雌卽旋
繞其籠逐之不去飼之食弗食也已殺其雄以沸湯燻
之其雌忽哀鳴舉身投沸湯盆中宛頸而死沈君憐而
不忍食遂同瘞於竹園地中其家從此斷鴨不入庖矣
此與前記所載義雁投釜中事政同

趙徐二公

國初駙馬都尉趙公輝年九十餘而卒所畜姬妾百餘
人嘉靖中魏國徐公鵬舉年七十餘而卒所畜姬妾亦
七十餘人獻徵錄載趙公老而彊健有得於內養之術
人傳趙公以婦女月水爲餌采鍊有法或言不待鍊也
取未孕婦人者以糕糝而吞之徐公每夜以紅棗數十

客居書言
故令姬妾口含過夜煮食之噉棗法嘗聞於方家至吞
月水則自未有言者頃雲間李生中梓作本草藥性解
始列於書而亦言性味主治舊所不載此又下於紅鉛
而尤穢濁不知于駐顏養命之道何居也

塔影

塔影無不倒者牛首山之塔影在禪堂西夾室闔雙扉
觀之影於縫中倒現玲瓏可觀永慶寺之塔影在殿左
伽藍小殿窗鏡中倒現其闌楯皆歷然二室皆向東一
寺之房無數獨現於此何也丈報恩寺之塔影在城內
油房巷塘中舊鐵塔寺之塔影在候駕橋方氏塘中其
影亦倒凡物之影透在鏡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

而影倒卽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鏡中之影必西逝與
塔影正同一理耳走馬燈之影不平行如內燈左旋則
影必先從右上角而下至中稍低又漸高至左上角而
去右旋亦然且一燈四面六面無不然此等理自在目
前思之遽未得其解乃知天下之道卑而高近而遠於
此可玩也沈存中筆談論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窗
所束皆倒垂焉飛與影在隙中亦然其理亦未暢陸務
觀筆記亦言此未易以理推也

俚曲

里街童孺婦媪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妝臺駐雲飛耍
孩兒皂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

娘子鬧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有數落
已爲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掛枝兒乾荷葉打棗干等
雖音節皆倣前譜而其語益爲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
間濮上之音又不翅相去千里誨淫導慾亦非盛世所
宜有也

戲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讌會小集多
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箏琵琶
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
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子後
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祇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

閒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
益爲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
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
閱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
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校海鹽又爲清柔而
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
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篴擊
缶甚且厭而唾之矣

酒三則

新志載金陵酒以水之佳釀而得名唐詩言十斛金陵
春者是也元時每歲路供滿殿香麪而自余所耳目市

酤所有惟老壘酒色重味濃如隔宿稠茶稍以灰澄之
使清曰細酒其味苦硬不堪三嚼又下則重陽後市店
皆置帘開清酤之曰黃酒純以蘆灰晉之差比於壓茅
柴而已士大夫所用惟金華酒味甘而帶舌多飲之拙
沓不可耐後始有市蘇之三白酒者迄今宴會猶用之
味殊辣而使人渴且眩或云其麪以藥糝之使勿敗又
云瓶以烏頭或人言拭口方可致遠理或然也慶曆間
士大夫家閒有開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虛窗之真一徐
啟東之鳳泉烏龍潭朱氏之荷花王藩幕澄宇之露華
清施太學鳳鳴之靠壁清皆名佳醞近日益多造者且
善自標置如齊伯修王孫之芙蓉露吳遠菴太學之玉

膏趙鹿岩縣尉之浸米白心麓之石乳馬蘭嶼之瑤酥
武上舍之仙杏潘鍾陽之上尊胡養初之倉泉周似鳳
之玉液張雲治之玉華黃瞻雲之松醪蔣我涵之瓊珠
朱葵赤之蘭英陳撥柴之銀光陳印麓之金英班嘉祐
之蒲桃仲仰泉之柏梁露張一鶚之珍珠露孟毓醇之
鬱金香何不顯之玄酒徐公子之翠濤內府之八功泉
香鋪營之罔壁又有號菊英者蘭花者仙掌露者金盤
露者薔薇露者荷盤露者金莖露者竹葉清者大槩以
色味香名之多爲冠絕於是市賈所酤僅以供閭閻轟
飲之用而學士大夫無復有索而酤之者矣

余性不善飲每舉不能盡三小琖乃見酒輒喜聞佳酒

輒大喜計生平所嘗若大內之滿殿香大官之內法酒
京師之黃米酒薊州之薏苡酒永平之桑落酒易州之
易酒滄州之滄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濟南之秋露白酒
泰和之泰酒麻姑之神功泉酒蘭谿之金盤露酒紹興
之荳酒粵西之桑寄生酒粵東之荔枝酒汾州之羊羔
酒淮安之荳酒苦蒿酒高郵之五加皮酒揚州之雪酒
豨薟酒無錫之華氏蕩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絕
者若市醕浦口之金酒蘇州之壇酒三白酒揚州之蜜
淋酒江陰之細酒徽州之白酒句曲之雙投酒皆品
在下中內蘇之三白徽之白酒閒有佳者其他色味俱
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

酒關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棗酒博羅之桂
酒余皆未見說者謂近日湖州南潯所釀當爲吳越第
一若四川之咂麻酒勿飲可也

四夷入國朝來所聞釀酒朝鮮以稬爲酒女直嚼米爲
酒韃靼別部安定阿端二衛以馬乳釀酒占城以椰子
爲酒淳泥亦以椰子爲酒拂菻國以蒲桃釀酒緬甸有
樹頭酒惟暹羅以稬爲酒王弇州聞之人言此爲四夷
第一于閩國有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
而味尤美

茶品

金陵舊無茶樹惟攝山之棲霞寺牛首之弘覺寺吉山

客居書言 卷九
之小菴各有數十株其主僧亦采而薦客然炒法不如
吳中味多辛而辣點之似椒湯故不勝也而五方茶品
至者頗多士大夫有陸羽之好者不煩種藝坐享清供
誠爲快事稍紀其目如吳門之虎丘天池岍之廟後明
月峽宜興之青葉雀舌蜂翅越之龍井顧渚日鑄天台
六安之先春松蘿之上方秋露白閩之武夷寶慶之貢
茶歲不乏至能兼而有之亦何減孫承祐之小有四海
哉

魚品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鱖魚刀鯪河豚外有鯉青黑
色有金光隱閃大者貴有鱖似鯉而身狹長鱗小而稍

黑有青魚類鱖而鱗微細有鱧巨口細鱗蘇子所謂狀
似松江之鱸者也鬣利如錐肉緊而無刺類蟹螯有白
魚身窄而長鱗細白肉甚美而不韌有鰻小頭身橫視
之圓如盤而側甚薄大者曰鱈腹脊多腴有鱗身圓如
竹頭尖而喙長俗所名火筍背也善啗諸魚而品下有
鱖鼻長與身等口隱其下身骨脆美可啗爲鱖良其腮
曰玉梭衣有鱧身似鱖而色純黑頭有七星俗曰烏魚
道家忌食之其性耐久埋土中數月不死得水復活有
鮑頭微扁而身青白色無鱗尾無岐肉最肥張志和詩
桃華流水鱖魚肥卽此第此魚惟秋爲美俗曰菊華鮑
有鮎頭扁而口哆濶身黃黑白錯尾如鮑小者曰汪刺

有鯽水中自產爲野魚以後湖者良性獨屬土有鱧頭
巨而身微類鱧鱗細肉頗膩江南人家塘池中多種之
歲可長尺許俗曰此家魚也有青白二種大者頭多腴
爲上味有麩條魚身狹而長不踰數寸銀魚之大者也
裹以麩糊油燻而薦之又有黃鱔鰻鱺皆以魚名其形
質實一虵別爲一族與蝦蟹同

果木移植

橄欖椰子榧子楊梅皆南果也榧子移此活矣而不華
實椰子發芽出子端可二尺許經冬則萎橄欖嘗有核
墮地出小樹可三四寸具有枝葉而竟不育楊梅自光
福去金陵僅五百里移植多不活今楊梅園有數株供

太廟薦新者時萎輒移吳種易之所結實去本地形味
不翅相懸也杜鵑末利佛桑蘭花皆南花也末利蘭花
出閩與虔去此遠此土人善護視過冬壽可四五年而
蘭倍之杜鵑佛桑僅當年開花從未有能過冬者類婆
石榴蒲桃北果也石榴蒲桃移此地鮮不活者第結實
數年後則與此地所產亡異類婆近人家間有植者所
結子香味差具而色與形不逮也繇此觀之以北就南
則生以南就北則死理固應爾然宋良岳種荔枝結實
徽宗曾以賜近臣今以南之葶薺種於寶坻三河所結
實形大而肉香脆反踰於南土者物之變化亦叵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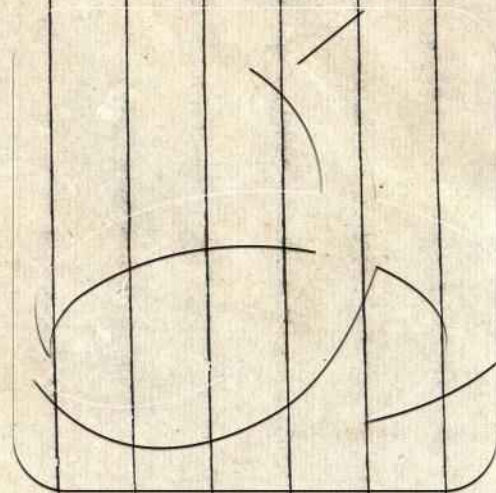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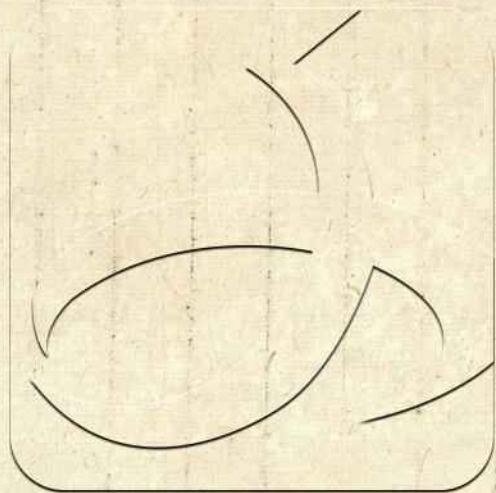
紀蟲 二則

南都呼小蟲曰蜘蛛曰秋娘曰蚰蜗曰蜻蜒曰梁山伯
 曰橘蠹蛾曰金絲麻藍曰黑老婆曰紅姑娘曰豆娘子
 曰白蛺蝶曰黃蛺蝶曰促織曰紡車婆曰都了曰蜜蜂
 曰細腰蜂曰壺峰曰牽牛曰野蠶蛾曰撲燈蛾曰叩
 頭蟲曰樟木蟲曰飛蜓曰蝗曰螻蛄曰蜣螂曰斑蚤曰
 叫蟣蟻曰小青蟣蟻曰土蟣蟻曰菊虎曰蠅曰蠹曰牛
 蠹曰狗蠅曰螢曰蠨蠸曰米牛子
 蟲之在木者曰蠹在地者曰蠹曰蟻曰蠨蟻俗曰駱駝
 在水中者曰螟又曰蛭俗曰馬蝗曰打拳蟲曰水虻蚤
 在水面者曰寫字蟲曰剪刀姑姑在屋壁者曰蜈蚣曰
 蠍虎曰壁蟾子曰蓑衣蟲曰蠨蟻曰蚰蜒又曰蜥蜴曰

蚰蜒螺在竈下曰竈驚雞在木中者曰白蠹在牀壁曰
 蟻在檐角屋隅窗窠曰竈竈曰蠨蟻曰蚰蟻一曰鼠婦
 在壁上捕蠅曰蠅虎在人身衣縫曰蚤在地與牀嚙人
 曰蛇蚤在廁曰蛆



客座贅語卷九終



各庄書言

卷之二

三



70019194

